

■心情故事

细水长流

□陈欣悦

在檀木书架上翻书，那种土黄色的沉淀悠久的书页，摸起来柔腻而古朴。中间一页夹着一张摊开的金华酥饼包装纸，白色的，隐隐浸出的油斑在阳光下七彩重合。

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，每年中秋前后除了吃月饼，我们总得尝尝金华酥饼。小巧的饼是金黄的圆月，蛰伏故土和家的味道。当地也有类似的摊儿，但总不如金华的酥饼来的好吃。

店铺上方旋转着土法搓成的瓦砾色麻绳，酥饼一笼笼一排排一串串一列列挨个坐在桌面上，黄澄澄的饼面上缀着几颗黑芝麻。手艺人手里拿捏着六七个酥饼，放在一张摊开的白油纸上，饼屑一路轻轻落下。一个清秀的姑娘娴熟地将纸四方内折，飞速打个滚，取下麻绳熟练地包着，粗色的纸上隐着麦秆和松树皮的影子。

油纸的侧面是印刷的金华酥饼的红色篆写体。其实酥饼并不需要绳结打包也能带走，但麻绳包裹紧实的酥饼有种亲近的熟悉感。

对我来说，那是一片神秘的地方，小到绳结的图案，大到空隙间这座城市的光影变换，我都不知且孜孜不倦。

中秋的夜里，外婆家升起炉火，用一根结实的木棒加几根秸秆堆起漂亮的火堆，火焰熊熊燃烧着，这时候，我绝不会安生坐在软塌塌的椅子上，一定会猫着身子，夸张地撩拨着火苗。我们会分到一个镶着金边的青花小盘，里面一块月饼、一块金华酥饼，衬着张白纸。月饼是不分苏式、粤式的，在我眼里就是方方或圆圆的一块，粗细不一的线条里写着“合家团圆”之类的吉祥话或是“蛋黄莲蓉”这类直白的语言。咬开油汪汪的一块，要不是我爱的咸蛋黄味，就是莲蓉或百果的。吃了清甜的，略咸的酥饼更有吃头。和月饼不同，月饼你大咬一口无非是在饼面上留下两个齿痕，而酥饼经不起嗑，轻咬一口，饼渣就碎落满盘，甚至撒到地头，猫会伸个小懒腰从楼梯上跳下来，吞吐落在地上的饼屑。梅干菜的硬小和油脂肉的脂肪在唇间交融，菜干吸收尽了猪肉的腻

滑，油块却包含微熏的梅干菜的味道，我会满意地吮吸指头，长长地吁出一口气。姐姐坐在炉旁边安静地翻着泛黄的书页，哥哥从火堆下扒拉出地瓜剥出澄黄的肉，这时外婆会推开吱呀的木门，到屋外的水井边冲洗。我将盘中的饼屑一舔而尽，然后挨着猫暖暖而浓密的毛小憩，眼前炉火氤氲一片。

后来，我逐渐喜欢上了冰皮的月饼，习惯于每个中秋撕着一张又一张光滑滑透亮的纸，塑料纸光的让人拿捏不住，像隔着玻璃看景一样不踏实。如今大家都已各奔东西，享用日益奢华的盛宴，带来的酥饼也变了样，一张张白纸包着的饼，在阳光下白得无比刺眼。

西点店里的饼类也不少，老婆饼、蛋黄酥等陈列在柜里。买一盒，只见精美礼盒内放着黄色绸缎，盒外有篆体的“细水长流”四字，回家打开一看是红豆饼，轻咬一口，黏软的红豆馅爽口清淡，一种“此物最相思”的味道，突然心里就涌过了一阵暖流，眼前有点朦胧，回忆似水木年华里的墨点散开，涟漪微漾细水长流。

夜色中我看见外婆提着水桶打满一轮圆月走向街巷，月如银波柔和，外婆的银发闪闪闪烁，她一步一步蹒跚着，水珠在石板上四溅，就这么向前走着，像夜里寂静的松岩，不曾回头伫立。

我双眼婆娑看着她一步一步走去，颤颤巍巍，不曾停息，直至消失在街头。

我看得痴了。

■心灵驿站

瑞香点点

□王荷玲

红泥的霸气里

瑞香点点

点点

弥散

点

点点

点点

彤红着

挂满怀

点

芭蕉叶微卷

春雷阵阵 声声

唤醒了

春燕

灯塔

□周雪莉

你把我凌乱的头发盘起

一柱高高的灯塔

点

我不再拒绝暗夜

不再拒绝风雨

点

偶尔的暗流涌动

到海面泛起几簇雪白的浪花

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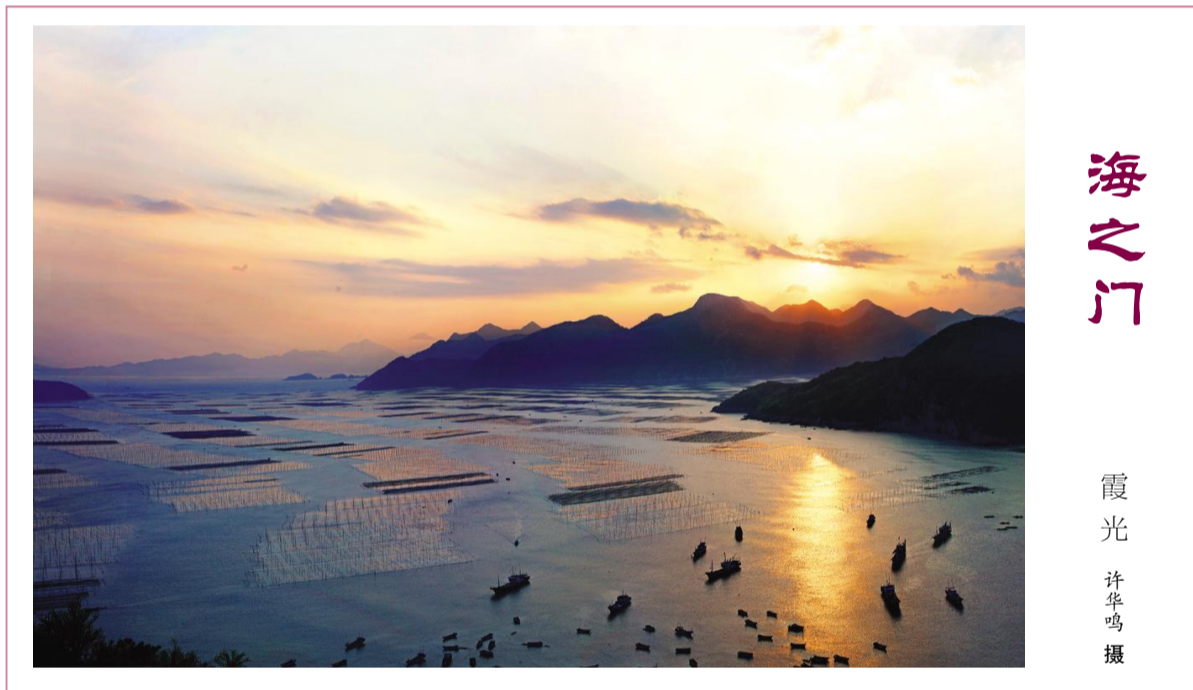
推开圈起的海域

我将放弃沉重的行囊

点

总有若有若无的光亮在迷蒙中召唤

那都是我的上帝



海之门

霞光

许华鸣 摄

■族痕处处

西塘晚歌

□金红雨

嘉兴的乌镇简洁明快，布局完整，商业气息较为浓厚，而西塘则更贴近生活，倒不是因为曾被《碟中谍》取景而打动，偏是那句“一座生活着的千年古镇”，就把我们带到了西塘。

西塘位于嘉善县，从地图上看，这一带确实是水网密布，河湖相连，分不出是水嵌诸城，还是城立水中。西塘景区建在居民区，我们来到了景区侧门入口，只见一间古色古香的小木屋连着弄堂通向景区，检票员是周边居民，坐在板凳上嗑瓜子聊天，见游客来使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招呼。

穿过弄堂进到西街，顿时热闹起来，因为周末，游客众多，临街店铺的老板们也格外精神，不停地吆喝叫卖。小吃各色各样，从烧烤卤煮到果饮糕饼，有些招牌光同名分店就有好几家，让人感觉少了些精致，尝过饮料黄酒，吃过糕点丸子，便能专心欣赏古镇的风景了。

琳琅满目的工艺品是西塘一大特色，有木石金瓷、布皮服饰、刺绣字画等，我原本对一些景点门口毫无特色的所谓纪念品极为排斥，但西塘的工艺品却使我一改先前印象，它们价格并不高，而且粗看下来很少能够发现电商通货，一辆老式手扶拖拉机，一堆报废的轮胎，都能成为店主们的装饰妙作。商店里大

多是情怀满满的少女，这也喜欢那也想要，却有选择困难，以及明明对着镜子，却还一遍一遍询问好不好看的风情人儿。

向西几步便是清代私邸王宅，王老爷应是一个低调之人，门口造的不大，进门是个天井，天井瓦檐上只有老猫在散步，而后是雕砖门楼，门楼上刻有王老爷八个儿子的名字，“元亨利贞”和“维和集福”，厅堂正中央悬挂着“种福堂”题字匾额，厚重端庄，那些曾隐居江南的大户人家多多少少和官场沉浮有关，王老爷就是这样。

贴着王宅侧门是 68 米长的石皮弄，西塘 122 条弄堂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条，由 216 块石板铺成，宽不足一米，仅能容得下两个苗条身材小心走过，两边近 10 米的高墙构筑出天然的一线天。墙角青苔吃力地托起斑驳砖瓦，年华在这里玩耍，岁月在这里包浆，在石皮弄入口将手机贴着地面往里拍摄，哪怕从没拍过照的人也能拍出意境悠远的照片。

穿过环秀桥行至对岸塔湾街，本想寻找烟雨长廊，却走了反方向，将错就错来到醉园，醉园原为民居，因王宅“醉经堂”得名。园内正厅陈列着王氏父子王亨、王小峰的西塘风景版画，最雅致的要数后花园，可谓池廊通幽，竹林滴翠，秀色醉人，而后花

园最显灵气的则是那座石桥，本是可一步迈过之地，竟然架了一座三阶石桥，我走过不少园林，但从没见过如此匠心，棕榈芭蕉，一草一木都透着园主人的情怀。

出了醉园参观了护国隋粮王庙，遥望古戏台，发现越走越偏僻，便掉头折回。走过灯笼摇曳的沿河廊棚，转过身才发现是烟雨长廊，穿行廊下并未觉得不同，等到了长廊，却像莫名触发了种植已久的心锚，灯影摇红，烟雨迷蒙，淑女执扇，侠客行走，所有能够想象到的画面通通在脑海里盘旋，又像找到了灯火阑珊处这个修辞的本体一样美好，不可言状。

很多人觉得来西塘不体验一下民宿是件遗憾的事，在我们穿街走巷的工夫，已经看过了形形色色的民宿民居，有深巷内院的古宅，有临水而居的客栈，带着江南特色的宾馆，有老家具，有雕花床，别致而温软，但对我来说，这些古宅和客栈更多只是西塘深处的风景。

左转窄帽街，街上有不少临河菜馆，工艺品店和水埠人家。西塘有“三多”，第一便是桥多，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石桥温柔地贴在水上，相信即便是西塘本地人，也难以完全叫出这些传说各异典故众多的桥名。

西塘宣传照片的拍摄视角应当就在其中

一座桥上，高高低低的马头墙倾听着各自花窗的心事，错落的水埠到了现代还保有洗涤取水的功能，树木不算多，但几颗临水婀娜的垂柳便足以提亮整个西塘的生态色调，两岸景物在水里的倒影由近及远渐渐模糊。天色暗下来了，有了几分“天青色等烟雨”的味道，廊檐下的灯笼陆续点亮，和饭馆的暖黄色灯光一样，散发着江南特有的温馨情调。

到了饭点，街上四处飘着香味，走了几个小时早已肚子空空，西塘的物价不高，在我印象里，能在景区吃到便宜又可口饭菜还真是不多。最宜在饭后听上一曲越剧，至于地点的话，乌篷船上是在再理想不过了。游船码头泊着几十艘摇橹船，虽然摇橹船没有播放小曲的设备，但也纯粹，凑齐 6 位游客，便上了摇橹船。

摆渡的船夫大约 50 来岁，闲聊得知，摇橹船是西塘人以前最重要的出行工具，可想而知西塘旧时的水路是多么的发达。西塘的河道不宽也不窄，若是碰到倚在河岸改成饭店的大船，娴熟的老船夫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把弄舵桨，船身就能顺着他的航线自由穿行在水乡。船头亮起一盏灯笼，橹声谈乃，这一刻，西塘最安静的一角莫过于此，如诗如画如歌，也可以在心里哼一曲小调，如若清风迎面徐来，那必是那句“摇起了乌篷船，顺水又顺风”，西塘的夜是有温度的，灯火阑珊，歌声四起，酒吧街也开始喧闹起来，将古镇的静谧踩碎。

水影灯映廊桥上，醉里晚歌是西塘。西塘的美好之处正是在于她的真实，春秋之水缠绕唐宋古镇，明清建筑倚着现代人文，庄子所说的“天人合一”，无非是这般景象。人来人往的西塘，有人留下了夜的狂欢，有人留下了狂欢的孤单，留在相册里的风景，记着谁曾来过，谁最终又准时离开。